

古道遗韵

彭岚嘉
著

● 迢迢丝绸之路，那是一条神奇的路，坚韧的人类穿越了大漠传递不同的文明；那是一条美丽的路，光鲜的丝绸挽系着东西方交流融合的梦想；那是一条邈远的路，黯淡的尘沙掩饰不住复活的强劲律动。历史的尘烟湮没了古道的辉煌，但不能湮没人类向往沟通的情感和心灵。

文化散文

一道遗韵

彭岚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道遗韵 / 彭岚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西部文化散文丛书)

ISBN 7-5306-3069-5

I. 古… II. 彭…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4279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56 千字

2000年 10月第1版 2000年 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15.50元

丝路思绪(代自序)



1

丝路思绪

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两大世界闻名的史迹，一是蜿蜒盘桓于中国北方的长城，一是延伸通连亚、欧、非诸洲的丝绸之路。长城是古代战争的掩体，她以砖土沙石夯筑的躯体阻挡外邦异族的铁马利箭；而丝绸之路则是友好往来的桥梁，她以柔美光洁的织物沟通四海客人的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这个美丽到令人浮想联翩的陆路通道，宛如一匹五彩缤纷的巨幅彩带，长久地挽系在地球——这个蓝色球体的腰际，成为黄头发黑头发们永世说不尽的话题。



●

2

●

话从远古说起,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活着一个华族部落。部落酋长就是华夏民族所尊奉的先祖黄帝。黄帝有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嫫祖,在夫君率部落男人耕稼于原野时,她从蚕作茧自缚得到启示,教会女人们养蚕,“养蚕治丝以供衣服”,这当然是传说,也应是中国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渊源。出土文物证明,我国是世界上养蚕织丝最早的国家,距今约五千年以前,华夏大地上已进行过蚕丝生产。历经先秦、春秋、战国到汉代,蚕丝业已进入兴旺发达时期。蚕宝宝的足迹几乎遍布国内各地,北至内蒙,南到海南,染织技术也有突破性的提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人民独擅纺丝技术。

然而丝绸之路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生活在同一地球上而又处在不同区域的人类,尽管肤色不同、语言不通,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相互了解、彼此交流的愿望。无论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还是伏羲、女娲的传人,于繁衍生息的同时总是在试图跨越高山大海、雪域荒漠,改变由于天各一方造成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

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织品就远销到印度,印度商人又转运至欧洲,西方人完全被这种质地柔软、闪闪发光的织品所征服,赛里斯(Seres 丝国)随即成为中国的

代名词。但由于对其生产工艺缺乏了解，西方人或猜想丝绸是从树上梳下来的毛绒，或以为是类似于蜘蛛的八足虫所结织而成，就连博学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蚕臆想成一种有角的大蛆。各国富豪名媛竞相争购，织衣耀美。需求量增大，价格上扬，促使一大批西方商人、使者不顾千山万水，穿过沙漠雪山，奔向这遥远而神奇的丝国；华夏民族也以同样的兴趣，梯山航路，克服重重困难，西行传播华夏文明。

正如鲁迅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汉唐时期，从中国古都长安，到达安息、身毒、拂菻，终于在无路的地方，踏出一条悠长的路来，这就是“丝绸之路”。

♣ 二 ♣

丝绸之路的试探时期，应从远古时代算起。早在《庄子·天地篇》中就记述了五千年前的黄帝轩辕，曾“游乎赤水之北，登于昆仑之丘”；舜时，西王母献来昆山之玉；周武王时，又得玉管、玉律；《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以各种丝绢、铜器、黄牛、贝币赠于西北氏族首领，而沿途各国又以马、牛、羊、白玉、兽皮相献之事。史籍可寻，无可辩驳。

再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原文化在其诞生后不久即呈现出向四周扩散的趋势。由东向西的传播路线正好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如陇、宁、新出土的彩陶中，俱能看出中原彩陶的影响；先秦时期的漆器、铜镜等物，在西



北边陲也屡有发掘；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高，竟出现于中亚西亚；新疆罗布淖尔的原始社会墓群里，发现了只产于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制珠饰。

文化的传播总是双向的，在中原文明西传的同时，中亚西亚的文明也逐步东渐。公元前16世纪初至11世纪，商代的马头刀，就有中亚、西亚文化的痕迹；白玉产于西域，而玉雕、玉器却屡屡见于中原墓葬中。西部游牧部落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其为东西交流的中间商。这些都说明，远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这条横贯亚洲的国际通道上，就有探索者的身影。他们，是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

两汉时期是丝绸之路开通时期。汉武帝时，盘踞于西域的匈奴屡扰边境，侵犯中原，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公元前139年，武帝获悉月氏为匈奴所追杀而西迁，就决定通好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应募出使，他与甘父一行百余人逶迤西行，一路辗转颠簸，屡遭拘系。十三年后回朝复命，游说月氏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但却了解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的山川地理、风俗民情、物产和路径。公元前119年，匈奴已溃不成军，西行道路畅通。张骞又率300多人的外交使团，浩浩荡荡地踏上西去的道路，经天山南道到达乌孙赤谷城。张骞的“凿空”之举，是中外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丝绸之路开通后，汉朝政府的主要精力投向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河西走廊。先后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率兵击败匈奴，打击楼兰，讨伐大宛。先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后又置阳关、玉门关两关，并

从令居起，经武威、民勤向西至额济纳旗，再向西至玉门关到盐泽，修筑长城；与此同时又移民河西，兴修水利，屯田开荒。为保证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在西域先设西域使者校尉，后又设“护鄯善以西使者”，公元前60年，又设西域都护，都护原意就是兼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

东汉迁都洛阳，都市东移，丝绸之路也就向东延伸至洛阳。由于政治军事因素的干扰，丝绸之路交通三次阻断，后经班超、窦固等率军西征，和好友好邦，讨伐敌对，又有三通，史称“三绝三通”。两汉时的丝路古道呈“使者相望于道”的景况，“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批批使者和假托为使者的商旅络绎不绝地奔波在西去东来的通途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境内狼烟四起，连年混战，但丝绸之路上的外交来往、商贸交易仍是一片繁忙景象，战争并未彻底阻绝交流。北魏时期的洛阳，成为外国商人荟萃之地。伊河与洛河之间设有款待各地使者和商人的“四馆”，安置侨居的“四里”，其中“崦嵫馆”和“慕义里”即为西方来者所备。专开外贸市场“四通市”，使“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空前繁荣。隋朝开国以来推行的修养生息的国策，使国内“库藏皆满”、“府库盈溢”。隋炀帝时，专派裴矩于肃州建立外贸中心，目光投向世界市场。607年又御驾亲临，在甘州大摆筵席，招待二十七国首领、使节和商人。三年后又在都城洛阳，盛陈百



戏，迎宾招商，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节会活动。

唐帝国盛极一时，四夷闻威降服。这时往来频繁的丝绸贸易，不再只是零散的商业往来，而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商贸活动。长安城内的东市和西市，堆积着胡商番客从四面八方带来的奇珍异宝。盛唐时，先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立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后又设北庭都护府。镇守天山南北。河西、西域都派重兵把守，防守戍卫；在丝路沿线遍设驿站，供给客商食宿和牲畜草料；并广开屯田，大兴灌溉，使“自开远门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

这一时期，拂菻、大食、波斯等国使者和商人，带来香料、玻璃、马匹、狮子、犀牛、大象等物品，换回中国的丝绸、瓷器、竹器、茶叶等物。不仅都城长安商贾云集，经贸频繁，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丝路重镇，也是商旅如鲫，百货交汇；那跨高山、过草原、涉沙漠的古道上，更是驿马飞驰，驼队接踵。唐朝诗人张籍《凉州词》中所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丝路贸易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五代宋元时期，丝绸之路日趋衰落。由于水路交通的长足发展，国内割据政权相互争霸诸多原因，使这一时期的丝路商贸不再拥有往日的兴旺繁荣。尽管时有商旅使节往返于途，却再也掩饰不住渐趋冷落的势头。元、明二代虽有程度不同的兴盛时光，但也只是历史古道的回光返照罢了。航海技术突飞猛进的提高和西北内陆准



噶尔部落的崛起，遂使存在了千百年的古道逐步沉寂下来。

♣ 三 ♣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古代联接中亚、西亚、南亚、南欧、北非的大陆商道，在历史上曾长期担负着东西商业贸易、外交来往和文化交流的重任。然而这一史籍多有记述的商道通途，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才在《中国》一书中首倡“丝绸之路”之名。他说：“从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 127 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应称之为“丝绸之路”。以后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马特·赫尔曼在其名著《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这一名称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原因是“叙利亚尽管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也是其较大市场之一，而且叙利亚主要是经过由通向亚洲内地及伊朗的这条通道获得生丝的。”此后这一名称在中外学术界得到认可。实际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相互联系的纽带，丝绸是其交易的主要物品，除此而外中国的漆器、瓷器、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冶铁都是由此传至西方各国，而西方的植物新种、皮毛、琉璃、珍禽异兽及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文化宗教等也由此输入中国。因而丝绸之路



既包含着经济文化交流,也孕含着中外友好往来。

近年丝绸之路研究呈一再拓展的趋势。不少的研究者认为,在古代陆路开通不久,东南沿海就开辟一条通往亚欧的海上通道,它也进行过丝绸贸易,因此称此条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日本、东南亚、南亚、地中海等地的海上航线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第二条丝绸之路;也有人认为,从中国成都出发,经贵州、云南,南可达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暹罗湾、安达曼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联;西可到印度、中亚,与丝绸陆路相接的通道,应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或第三条丝绸之路;还有人认为,从长安进藏,然后分向印度、中亚、西亚的交通干线,是第四条丝绸之路;另外还有西方学者干脆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所有渠道,统归为“丝绸之路”。众说纷纭,究竟是否准确尚须进一步探究。但公认的丝绸之路,还应是以长安为出发点(一说为洛阳),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由此分三道,顺天山南北两路过葱岭,到达中亚细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大陆交通线。它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桥梁”。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对这架光耀史册的世界级大陆桥的勘查研究,截止目前,虽常有人呼吁却仍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既然能有敦煌学、敦煌—吐鲁番学,为什么不能独辟丝绸之路学呢?这一超国界、跨学科的国际性研究课题,固然有着想象不到的难度,但也有令人憧憬的潜在蕴含。它所包孕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民族、宗教、交通、外交诸方面的内容,无疑对人类发展有新的启迪。

♣ 四 ♣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里有这样一段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洲腹地内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条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陆桥，开创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首先，它联结了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巴比伦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成为文明传递的输送带。其次，在丝绸之路所辐射到的地区出现了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统一强盛的王国；在丝路要冲上，诞生了至今仍影响着亿万人思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发明和思想流派，也是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传到世界各地，而且世界历史上诸多政治、军事活动，也是在此通途四周展开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条推动人类向文明进化之路。再次，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它也有不容忽视的独到贡献，例如增强了中原内地与西北边域的联系和交往，促进了汉族同边陲各少数民族、部落之间关系；传入西方文化，使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出现前所未有的异质。因而，称誉它为“推动世界历史车轮的主轴”，“世界文化的孕育地”，“世界文化的母胎”，“世界文化的大运河”，当不为过。



现今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已经迈开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步伐，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愈来愈烈，而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干线上又开通以铁路为交通工具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万里古道在沉寂了几百年后再次复活，焕发出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我们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可靠的现实保证去相信，这条东起连云港、西迄阿姆斯特丹的世界经济大动脉上，必将展现中国经济腾飞、世界经贸大发展的锦绣前程。

对此，我深信不疑。

目 录



1

丝路思绪(代自序).....	1
峥嵘西岳.....	1
凭吊兵马俑.....	10
不二法门.....	18
默读无字碑.....	26
拜谒黄帝陵.....	34
问道崆峒.....	42
麦积烟云.....	50
遥想伯夷叔齐.....	58

目
录



仙巴炳灵·····	66
“花儿”漫语·····	73
夏河拉卜楞·····	82
塔尔寺印象·····	90
追怀文成公主·····	99
青青青海湖·····	105
走进天祝·····	112
凉州词·····	121
八声甘州·····	132
品味酒泉·····	143
雄关豪想·····	152
神奇敦煌·····	160
大漠圣境·····	170
敦煌沉思·····	183
天之眼·····	190
古道沧桑·····	197

崢嶸西岳



1

崢嶸西岳

这题目是从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西岳云台歌送丹邱子》一诗中借来的。这位早我们一千二百多年便登临过西岳的“谪仙人”，也深为华山的雄险气势所慑服，劈头盖脸就来这么两句：“西岳崢嶸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这座五岳中与东岳泰山有相同封岳历史的名山，早已盛满了历史和传说，也镌遍了诗赋和书法。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还是那句明白易晓的民间俗语：“华山自古一条道”。千百年来，正是这一条道迎来送往了多少不畏艰险者，也是这一条道，又吓退了多少想山不

敢想路的神往者。

穿过玉泉院，顾不得细细端详院内的泉石亭台和清流虬树，只是在陈抟老祖亲手栽植的无忧树下稍乘福荫，在为纪念陈抟而建的希夷冢、希夷洞、希夷祠前略事停顿，便匆匆穿过通天亭，进了华山峪沟。沿山麓沟边新砌的石路，比及原来蜿蜒于河谷乱石间的崎岖小道要平展多了。行进在这样的坦途上，兴致盎然地欣赏着两壁的悬崖峭岩和时而涌入眼帘的岩石镌刻，倾听着沟底的清流在乱石间弹奏的淙淙乐声，刚才还为攀山之路艰险而绷紧的心弦，得到些许松缓，脚步随着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轻松起来。五里关、石门、莎萝坪……只是一路行来，也未敢俯就张仙谷和希夷峪中去体会云澍生香。

陡然而来的石阶，给松弛了一段的心情一个毫无准备的惊叹，没去几处路边景致的遗憾也渐为庆幸和越来越粗的喘气声所替代。石阶左盘右转，曲折回绕。明代诗人王时维的《十八盘》就留下这样的行吟：“华岳高千丈，登临路转盘。石梯偏碍马，山木易捎冠。雨过岩花净，云开眼界宽。峰头游罢看，余兴尚漫漫。”

突如其来的山雨，把上山的游人都赶进路西的一处院落，进门后才知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毛女洞。相传毛女原是秦始皇皇宫中的宫女玉姜，生得姣娆妩媚，正是青春花季，却硬被选为秦始皇的殉葬女。情急之下，她穿林攀石逃至华山。住在一个石洞中过起“野人”的日子，自此饥食松籽，渴饮山泉，天长地久，体生绿毛。不知此等清苦惹得何方仙人垂怜，竟授之真传，成了